

国际义工:时尚背后有多少坑

如今,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报名参加各种国际义工项目。他们通过向义工组织交纳报名费,参加一至三周的短期项目,从事动物保护、志愿教学、医疗服务等志愿服务工作,近至东南亚,远到非洲。

学生张蒙蒙按照组织方官网的步骤填好报名表,并在提交义工工作的教案之后,上交 2100 元的项目费,费用包括住宿费、早晚餐费、从营地往返项目地的交通费、校园/残障中心/孤儿院捐款费用、接机费和管理费。来去的机票费、午餐费,保险费以及其他的游玩费用都需要自理。

这次义工之行,张蒙蒙来到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,开始为期一周的跨

国义工生活,每天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教当地的小朋友编中国结、剪纸或者画脸谱。通常是下午 1 点或者 2 点开始上课,一节课一般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,上完课后,马来西亚的负责人会带着大家去景点玩。

张蒙蒙认为:“参加义工活动是一定程度上的旅行+支教,相对于纯粹的旅游来说更有意义。几天下来,我和同行的小伙伴们关系特别好,也收获了和孩子们的情谊,我给他们留下了我的微信,回国之后,他们依然会来找我聊天。”

如今,随着国内高校学生对于国际义工旅行需求量的与日俱增,形形色色的国际义工组织也应运而生。市

场庞大难免良莠不齐、乱象丛生。行程安排和最初规划不符、住宿条件差、乱收费等成了参与学生最常遇到的问题。成熟的义工大多具备教学、救护等专业技能,且必须经过报名、筛选、面试、培训等流程才可以开展志愿活动。但很多所谓的国际义工组织都是低门槛,交钱就能参加,而且收费高,打着非营利组织的名号,收着一周则几千元、动辄上万元的项目费,而一般义工组织花在义工身上的费用绝不超过报名费的 30%。

欧美国家的志愿服务已有数十年的历史,更将志愿服务纳入了学生的综合考评体系。因此,义工经历也成为大学生申请国外高校的一大加分项。

许多国际义工组织恰恰抓住了学生的名校情结,着力宣传志愿者证书在申请学校或求职时的含金量,吸引学生参与其中。但事实上,志愿经历是加分项,但绝不是必备项、唯一项,有了证书就能进国外名校,则未免有些混淆视听了。

对于参加国际义工活动的安全问题,张蒙蒙表示:“一定要对自己所参加的项目有前期了解,找成熟一点的义工组织报名,多问问参加过的前辈,并且自己要买好安全险。到达了义工活动所在地后,要时刻向父母报备自己的位置,和同行的小伙伴们好好相处,互相照应。”

叶雨婷 沈曼怡 刘梦妮

【育儿速读】

拼养孩子

一些年轻的爸妈们由于工作等原因,采取互助“拼养”的模式,把几个孩子集中起来,由每个家庭轮流照看。这种“拼养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父母们的燃眉之急,也让孩子有了更多同龄玩伴,培养团队互助意识,分享担当意识和人际交往的能力。

“拼养”实质是委托监护,即一方家长委托他人监护自己的孩子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受委托人因其过错给小孩造成伤害的,受委托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;如果因小孩的侵权行为造成对他人损害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,小孩的父母仍应承担责任,如果受委托人有过错的,负连带责任。

陈若葵

陪母进藏

今年 6 月初的一天,54 岁的宋健挥问老母亲,这辈子有没有最想去的地方?“西藏!”母亲脱口而出。原来,老人家去过很多地方旅行,但去西藏才是她一辈子的梦想。

宋健挥于是用摩托车载着母亲去了一趟西藏,历时 17 天,行程 5000 公里,最终到达拉萨。

在旅行途中,母亲时常激动得像个孩子一般。宋健挥说:“看到她这么开心,作为儿子,还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开心呢?”

藏葵

少年弑母

一个 17 岁的少年举起斧子,一斧子把母亲砍倒在地,停了一分钟,又跑过去砍了第二次,因为他“怕妈妈醒过来,看到是自己干的”。他将母亲尸体埋在自家院子里,然后逃亡。

让他扬斧砍向母亲的仇恨,是母亲两年多的家中“囚禁”。

这孩子从小常常挨打,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手里的皮鞭。初中时,因为怕他出去玩,每次上学他母亲都偷偷跟着他,这让他同学面前觉得“很没面子”。孩子想要出去打工,母亲多次拒绝,并把他在家中。越来越多的事情让少年积累了太多负面情绪,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。

陈凤莉 李雅偲 王可尔

今年,跟军事沾边的话题特别“热”。走进军营,当跟战士们的训练和生活同步以后,很多同学首先感到不适应的是重复和琐碎。

“我们班小扫除的地点是军舰上的活动室。”胡尔曼说,第一次听到广播通知要做小扫除大概是早饭之后,胡尔曼跟队员们一起特别卖力地打扫了自己班的责任区,大家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很满意。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午饭之前和晚饭之前,他们又两次听到广播里通知:各班进行小扫除。

“有必要一天打扫三遍吗?”不少同学嘟囔着。

带着情绪,学生们很快懈怠了——有的拿着抹布东抹一下西划一下,有的便开始说说笑笑。

很多人都说,现在的孩子有很强的质疑精神,但是服从意识比较差,这一点在军事训练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而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是军人的天职,这是在安逸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很难理解的。

“小扫除真的是搞卫生吗?是磨性子。”中国民航大学的邓鹏老师不断给同学们做思想工作:军人因为工作的特殊性,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忍受寂寞,“一个人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?是无事事事的时候。所以军人随时都有任务,没有任务的时候就有训练,或者是学习,每天时间排得很满。在这种重复和琐碎中军人在磨练自己的意志”。

学生们开始耐下性子。这时他们



走出军营 担当在肩

才发现,看似简单的小扫除他们并不能达到标准。“我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用抹布趴在地上擦过地。”尹业荃说。

“很多家长都抱怨现在的孩子缺少挫折教育。”邓鹏说,家长一边把孩子养得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,一边感叹孩子没有赶上吃苦的年代,“其实,与其给孩子制造障碍或者困难,不如让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遭遇困难,然后克服困难”。

不少领队老师说,很多孩子在出来之前根本不会照顾自己。进入训练营的第一顿饭,不少孩子看着眼前一盆盆的菜不知道选什么,15 分钟后大多数人还没有选好,而通常情况下战士们已经用 15 分钟吃完饭了。

一位对“吃什么”有着严重“选择障碍”的男生对邓鹏老师说,在家吃

饭“洗完手,饭已经在桌上了,不用选。现在还真拿不定主意”。

孩子们最初的表现也部分地反映了他们家庭教育的状况。不过几天过去后,孩子们渐渐地从日常模式转变成军营模式。以前从进餐厅到吃完要花 40 分钟,现在 15 分钟就能结束;以前起床慢慢吞吞的,现在雷厉风行了;以前书、水瓶都堆在桌上,现在起床后就能把自己内务整理好……

但是,军营生活终将过去,没有了起床号、没有了小扫除、没有了激发豪情的嘹亮军歌,也没有了战士做榜样,军营还能留给孩子们什么印记呢?李玲嫣找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,她将报考军校进行人机联合技术方面的研究,“跟发达国家相比,我们的军队在装备技术的某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”。樊未晨

为上好大学而复读

而那些高考考出的是平时水平,高中三年也很努力,录取没什么太大差错的学生,王金战不建议复读。如果还有一些“未酬之志”,可以在大学里继续完成自己的梦想。说到底,大学也不是人生的终点,只是一个阶段。一个人真正有成就,一定是终生学习的结果。

王金战表示: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,但现在很多高三学生只经历了

一个环节——发现问题,只是发现而不去解决问题就没有提升。复读时不要急着做题、忙着赶进度,只要发现了问题,就应停下来认真反思。遇到问题,改正过来,这一天就有收获。一年下来,复读一定会是大获全胜的。

王金战希望家长要相信孩子,帮助孩子减压,多给他们一些安慰、鼓励和支持。“你看你又读了一年”“你再考不上怎么办”等,这类常听见的话其实完全都是负能量。学习应该是

【育儿榜样】

庞众望: 把背影留给苦难

庞众望的母亲庞志芹先天脊柱裂,溢出的脊液在她的腰部留下一个巨大的肿囊,致使她下肢发育不全,有时候大小便都会失禁,20 多岁时不得不将双腿截去。26 岁那年,父亲将她许给同村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,“只能做些简单的事情”;婚后,庞志芹仍由父母照顾,而她的丈夫则在亲戚家打零工,偶尔回家。

1999 年 2 月 8 日,庞众望出生。当其他家庭四五个家长照顾一个孩子的时候,童年的小众望扛起一个家,扫地,烧水,收拾房间,照顾妈妈洗漱、方便,清洗便盆……然而,不幸还是降临了——孩子 5 岁时嘴唇莫名发紫,胸前有肿块突出,而且稍微奔跑就会哮喘,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。

今年庞志芹坐在轮椅上,让 6 岁的儿子推着,挨家挨户借钱,走了 20 多户亲朋,借了 4 万多元。2005 年,众望接受手术,手术成功了。

病好了,这个家也更拮据了。即使如此,庞志芹还是决意要将孩子送去上学。

众望上初中时,庞志芹成了低保户。“我把借的钱都还清了。”她说,“我常告诉众望,人要守信。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能干,损人利己的坚决不干。”

今年河北高考成绩公布前,庞众望通过清华大学“自强计划”招生测试,获得该校 60 分的优惠加分。6 月 23 日,庞众望查到了自己的考分 684 分,成为河北省吴桥县理科状元。7 月 13 日,清华大学河北招生组相关负责老师确认,庞众望已被清华录取。有网友说:“孩子,你感动了中国。”

众望的故事感动了很多,他们纷纷表达捐助的愿望,但是被庞家一一婉拒。庞志芹说:“之所以拒绝,是因为我们暂时不需要,自己能够解决。有的人比我们困难,捐给他们不是更好吗?”

高考结束后,庞众望开始赚学费,每天 6 个小时的家教。他拒绝了很多资助,表示“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。我们自己能过得下去,为什么要欠别人的人情?高中时,已经欠了很多。现在,家里的欠款还清了,我又高中毕业了,自己可以解决学费。” 红星